

职场

BAOZHAN

燕浩云 著
长征出版社

撕开报业竞争真相 透视媒体人职场生存

本书内容纯属虚构 请勿对号入座

长篇媒体职场小说

燕浩云 著

报战

BAOZHAN

长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战 / 燕浩云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204-405-0

I. 报… II. 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5888 号

书 名: 报 战

作 者: 燕浩云

责任编辑: 常 正

特约监制: 辛海峰

特约编辑: 马南山

装帧设计: 思想工社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 话: (010)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ISBN 978-7-80204-405-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 第一章 创 刊 /1
- 第二章 太阳报 /11
- 第三章 霍老板 /22
- 第四章 夜总会事件 /33
- 第五章 报社里的人才 /48
- 第六章 中国第一名记 /60
- 第七章 中国第一狗仔 /68
- 第八章 头版头条 /83
- 第九章 官 司 /94
- 第十章 造反与招安 /104





CONTENTS

- 第十一章 离开与回归 /122
- 第十二章 报道十强赛 /134
- 第十三章 泡 吧 /148
- 第十四章 《炫体育》停刊 /155
- 第十五章 落选世界杯名单 /160
- 第十六章 独家专访 /170
- 第十七章 核心稿 /180
- 第十八章 告别世界杯 /193
- 第十九章 《队报》还能撑多久 /213
- 第二十章 整改报告 /223

第一章

创刊

天高云淡，春花烂漫，这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

“今年不能赔钱，首先要在洋城站稳脚跟。”集团的编委老何一边器宇轩昂地讲话，一边扶了扶鼻梁上的老花镜，“我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绝对可以做到这一点。”

偌大的会议室里很安静，二三十个年轻人围坐在圆桌旁，像听《圣经》一样专心致志地听着老何的训话。这是《队报》的创刊大会，这些人刚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

“下面宣布任命决定。”老何从桌子上的一堆纸里翻出来一张，一字一句，照本宣科，“经集团研究决定，《队报》从3月1日起创刊，任命如下：怀之林为主编，潘如君为执行副主编，赵子友和李阳为副主编。”

在座的人都清楚，虽然怀之林是主编，但他只是名义上的管理者。怀之林是《都市报》的总编，他的主要精力还要放在那里；而潘如君才是《队报》的实际掌控人。

尽管是报业集团编委，更是“桃谷六仙”的顶头上司，但潘如君等并没太把老何放在眼里。老何更像这个集团的大管家，平时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也管得乐此不疲、津津有味。有一次率领检查团检查卫生，到体育部后，老何把所有的犄角旮旯都认认真真摸了个遍，临走时似乎还忘了什么事情。半个钟头后，老何又重新折回来，郑重其事地问潘如君：“你们桌子底下的那些废报纸哪里去了？”潘如君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哦，卖了，卖给收

废品的了。不是打扫卫生嘛，也没地方扔，索性就卖了！”

老何哦了一声，一本正经地说：“这当然不是什么大事，但你们也要注意，这些报纸也是公家的财产，卖了就卖了，但那些钱可不能落入私人的腰包，虽然也没几个钱。”

这个段子让桃谷六仙乐了好几天。他们觉得这个领导简直就是吝啬鬼，既不好玩，也不可爱。

让潘如君主政《队报》的领导班子，怀之林和老何起初的意见并不统一。按常理说，赵子友此前是《都市报》的体育部主任，他来当这个主编也顺理成章。但怀之林认为，论业务能力，潘如君绝对在赵子友之上。尤其是这种专业性很强的体育报，对业务的要求非常高，而赵子友只是资历比潘如君深一些。据赵子友自己说，由于自幼成长在贫困山区，他10岁之前就没看过电视。赵子友上大学前对体育知识也一无所知，业务能力明显先天不足。

而老何对潘如君也不放心，他眼中的潘如君虽然是个大才子，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并不是管理型人才，尤其是性格过于散漫，平时吊儿郎当，不拘小节，如果让他当一把手，能否掌控全局尚不得而知，还容易在舆论导向上出现偏差。相反，赵子友则稳当持重，虚心诚恳，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即使业务上不是最强的，但在群众中更有威望，也有人缘。

怀之林和老何的意见都被递交到了集团高层的常务会议上，最终怀之林的意见占了上风，但老何的意见也不是没被考虑。高层拿出的具体方案是，让怀之林暂时兼任《队报》的主编，而潘如君则主持工作，担任执行副主编。

这显然是让怀之林给潘如君把把关，你强力推荐的人选自然得你扶上马送一程，过一段时间，如果潘如君经受住了考验，再把他扶正，再完全放任自流。

会场内依然很安静，并没按照惯例响起掌声，几个当事人也神态各异：怀之林目不转睛地向老何行注目礼；潘如君也早知道了这结果，听到自己名字时，狠狠吸了口烟，喷云吐雾起来；赵子友庄重肃穆，端坐如钟；李阳似乎有些疲惫，趴在了桌子上。

老何摘下眼镜，巡视了周围的这些年轻人一圈，嗓音也提高了八度：“我相信我们这个团队的实力，我也相信《队报》可以成为国内体育报纸的龙头老大，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打败同城对手《体育金报》，然后再杀

到京都，和《竞赛》决一雌雄。”

虽然是创刊大会，但会议室却简朴得不能再简朴，既没有挂条幅也没有摆花篮。

“本来这个会是要在花园饭店开的，当初还打算邀请一些体育界的名流来捧场，”老何抑扬顿挫起来，“不过考虑到目前体育媒体的竞争环境和集团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是决定低调一些。明年吧，等《队报》赚了钱，在一周年的时候好好开个 PARTY。”

老何字正腔圆，言语中展现出不容置疑的霸气，这让潘如君很是享受。上次世界杯时，半死不活的《都市报》就是靠着以桃谷六仙为核心组成的体育部，搞了一份世界杯特刊，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都市报》从此风靡珠江三角洲，发行量从5万份一跃达到20万份，不但摆脱了苟延残喘的处境，还在洋城的报业竞争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那以后，桃谷六仙在江湖上声名鹊起，潘如君等也把尾巴翘上了天。他们嬉皮、有趣、泼辣、不羁的评论，在体育新闻圈里掀起了强劲旋风。

除了相信自身实力外，桃谷六仙也没把这行业里的其他对手放在眼里。就算最牛的《竞赛》，即使发行量超过了100万份，潘如君仍对它嗤之以鼻。尤其是《竞赛》黑板报般的简陋版式，总是遭到他们的挖苦和嘲笑，还被总结成八个字：土得掉渣，缺乏美感。百万大报尚且如此，其余对手就更不值一提了。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桃谷六仙给《竞赛》的评价。老屈居在《都市报》里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办一张专业报纸，给自己找一个更大的平台，逐渐成了这帮人的梦想和共识。

现在正赶上报刊整合，报业集团从其他地方并购了几个刊号，这机会总算款款而来了。

老何继续讲话：“由于现在人手紧缺，《队报》编辑部同时还要负责《都市报》体育版的工作，等过一段时间，大家都缓过这口气了，你们这套人马再一分为二。《都市报》的体育部仍然要独立出来，这样更规范，也便于管理。”

这时候，老何突然想起了什么，眼光从老花镜上方的空隙中瞟出来：“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来了？我怎么感觉缺了谁啊？”

老何掏掏耳朵，迅速在大家脸上浏览一圈，很快有了答案：“对啊，萧正峰怎么没来呀？”

晃眼的阳光穿透玻璃窗，照在 18 层楼的会议室里，斑斑驳驳，影影绰绰。

此时，萧正峰正愤世嫉俗地行走在大马路上。他脚步匆匆，神色焦急，耳朵上还戴着耳机，边走边摇头晃脑地听着摇滚乐。这副尊荣是他的标准相。

摇滚和足球是萧正峰人生中的两大乐趣。心理学家说，同时爱好这两种东西的人具备轻度的疯癫和狂躁，他们往往智商高得离谱，情商低得吓人。

萧正峰把精力都投放到乐趣中，除此之外就不食人间烟火了。前任女友和他分手时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有一个女儿，你会同意她嫁给连电灯泡都不会换的人吗？”

尽管知道今天开创刊大会，萧正峰还是睡过头了。因为迟到早已司空见惯，也没人知道他是成心还是无意。在桃谷六仙的组合中，萧正峰的才华和名气在江湖上公认是最大的，但创刊大会上他却不是主角。既然如此，萧正峰索性自动将自己划入到局外人的行列，连列席也失去了兴趣。

关于那个任命决定，萧正峰几天前就知道了。他对潘如君当执行副主编并无异议，从能力和私交上，他和潘如君都更亲密，更有共同语言。赵子友为人憨厚，在才气和学识上却和他俩不可同日而语。

真正让萧正峰郁闷的是，他这个名满江湖的大腕却没在《队报》里谋到一官半职。“凭什么你们都高升了，我还是个普通记者？”他在桃谷六仙的饭局上发出过这种质疑，却没人正面回应，潘如君让他直接去问老何。

在桃谷六仙中，崇尚德国足球的誉栋已经当上了《都市报》的副主编，是怀之林的副手，不会来《队报》和他们厮混了。而潘如君等三人都已高就，剩下一个岑鹏只是最后加入的小毛孩，资历尚浅。现在萧正峰的心态就像市场上摆设的公平秤，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平衡点。

其实潘如君知道上层领导的想法，萧正峰最大的问题就是平时言行不谨慎，嘴上没个把门儿的，跟谁都敢玩横的，荤的素的随口乱说，连高层领导他都敢当面拍桌子，就像一个误入更年期的中年男人。

这个评语得到了大多人的认可。大多数人宁愿与讨人喜欢的傻瓜一起工作，也不愿意和有本事的讨厌鬼共事。来体育部前，萧正峰已在《都市报》辗转了好几个部门，每次都在被评为“最不受欢迎的人”之后悻悻离开。

直到进了体育部，大家才因为他的才气而容忍了他性格上的缺陷。

萧正峰对这评语并不认同。他辩解说，这是他的本色性格，是一种敢说敢做、直言不讳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正是这个虚伪做作到处有的社会所缺乏的。众人不能包容和接纳他，是环境出了问题，不能怪罪到他的头上。

潘如君让萧正峰去找老何，这正踩在他的软肋上。

找老何？要官当？怎么说？况且，老何每次在报社和萧正峰邂逅时，那张弥勒佛般的笑脸就会立刻收敛起来：“你那几次出差的借款都报销了吗？财务处可都找我投诉好几次了，快有五六万块钱了吧？别拖了，赶快报了！要不我就扣你薪水！”

每到这时，萧正峰只能陪着笑脸，像太监碰上了吾皇万岁一样，唯唯诺诺，连连称是，但他实在对报销的琐事不感兴趣。况且，那些票据鬼知道都扔到哪里了，早就天女散花，魂不知所系了！

《队报》如期面市，果然与众不同。尤其是潘如君的那篇创刊词，文风犀利，热情澎湃，千字文章蕴藏豪情万丈，更有一种“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气概。尤其是那句“中国队报一小步，中国体育传媒一大步”，一出手就赢得满堂喝彩。

之所以强调“中国队报”，显然是为了和法国著名的《队报》区别开来。潘如君最擅长写这种气势恢弘、牛皮哄哄的文章，再破的茅房在他笔下都能被形容成金銮殿。

创刊当天，一直忙活到凌晨，潘如君等就像十月怀胎终于分娩的母亲，总算等到了胎儿呱呱落地的这一刻，心情有些忐忑，有些兴奋，更有些期盼。

结束了工作，潘如君等仍不肯离去。印刷厂就在报社隔壁，他们虔诚地站在轰隆作响的印刷机旁，如同守候在产房门前。

天蒙蒙亮的时候，总算拿到了墨香四溢的创刊号。

众人围拢在一起，一边翻阅一边评判着。仓促上马，虽然版面上出现了不少错别字，但总体来说，《队报》第一期就实现了“与他们划清界限”的豪言，那些富有冲击力的版式和出口就是流行语的标题，再加上桃谷六仙所擅长的策划和评论，总体来说，这份报纸对得起他们那句“一出生就已枝繁叶茂”的广告语。

潘如君等认为，与其他的体育专业报相比，《队报》的新闻气质无疑是

新鲜热辣的，加上桃谷六仙赋予它的革命性和文学化，《队报》更能够激起读者的阅读快感。

走出报社大院，此时月光如昼，一片皎洁。虽然困意渐浓，大家还是吃了一顿庆功宴。举杯痛饮之时，潘如君已有几分醉意：“怎么样？我的创刊词写得不错吧。即使多少年以后再把它翻出来看看，你们会发现，竟然还没有人能够超越。”

众人仰脖一饮而进。只有潘如君喝了一杯畅快淋漓的酒，其余人喝到肚子上的全是醋。

阳光灿烂的时候，新鲜出炉的《队报》摆在了《体育金报》总编高升的桌子上。高升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把《队报》读完，然后长吁了一口气，眉头紧锁。

在《队报》的刊头下面，“执行副主编潘如君”的名字在高升看来格外扎眼。潘如君？真的是那个五年前还在《体育金报》当校对的潘如君吗？

《体育金报》有将近20年的历史，是国内体育报纸中创刊最早的。早期市场上独此一家，它完全处于垄断地位。近年来群雄并起，市场逐渐被瓜分，伟大的历史在给《体育金报》带来伟大的光荣之外，也带来了伟大的沉重。如今的《体育金报》显现出未老先衰的颓态。

在《竞赛》的步步紧逼下，《体育金报》的头把交椅也拱手让了出去。低端发展让《体育金报》在很多新闻力量的积蓄上已经远远落伍了，他们似乎也没正视这个现象。

高升前几年还是活跃在一线上的记者。年初，由于总编到了退休年龄，接力棒就传递到了他手里。

在这关键时刻被推上前台，高升很明白肩上的使命，他知道，《体育金报》这个老字号的招牌，集团还是很看重的。领导希望他能尽快让《体育金报》重振雄风。所以，高升自知时间紧任务重，弄不好随时有可能翻身落马。

几个月前，高升就听说桃谷六仙在筹备《队报》，说心里话，他对那几个人一直没太看上眼。在他脑海里，桃谷六仙不过是帮酸臭文人，只是多读了一些书，但真正就办报来说，还嫩了点。

除此之外，还让高升摸不着头脑的是，桃谷六仙在金庸的小说里只是各自为战的武林高手，并不是一个有团队精神、能够取长补短的整体。高升不

大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称呼来标榜自己？如果他们真像那六个家伙，很蛮霸地把真气灌注在别人的身体里，不管死活，这不是要人命吗？

写文章靠才气，办报纸靠关系。高升早年在江湖上行走时，如今的桃谷六仙还是乳臭未干的小屁孩。更让他不以为然的是，这几个家伙几乎没有在一线采访的经验，他们和体育圈是绝缘的。写个评论骂骂人还可以，但那和办报纸则完全不搭界，是两码事。

虽这么想，但把《队报》拿到手之后，高升还是暗暗叫绝，倒吸了一口凉气。尽管新闻稿件并没什么独家猛料，但高升看得出来，《队报》的版式和策划是和国际媒体大趋势接轨的。

高升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老态龙钟的《体育金报》差了不少一个档次，就是目前国内的龙头老大《竞赛》也远远无法与之比肩。

点了一支烟，高升把屁股深深陷在了沙发里。五年前，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个被《体育金报》赶走的名叫潘如君的校对，五年后竟然用这种方式重新杀了回来。直觉告诉他，体育媒体界一场血雨腥风般的较量就要开始了！

说起来，高升对潘如君还是有知遇之恩的。那时候初出茅庐、只有高中学历的潘如君在《体育金报》里当一名校对。接触多了，高升发觉此人很有才气，还读了不少书，体育知识的积累也很渊博，当校对实在屈才，于是，高升就跟领导建议，让潘如君当上了实习编辑。

潘如君性格散漫，迟到、早退、旷工是常有的事。有时心情不好，就会自动消失一段时间，任你翻遍整个地球，也难觅他的踪迹。就这么跟头把势地在《体育金报》里厮混着，似乎有他一人不多，少他一人不少。谁也没把他当回事，都觉得潘如君难堪重负。

通过和潘如君的几次聊天，高升越来越发现这是个心比天高、胸藏锦绣的家伙，在业务上颇有不少独到见解，只是觉得自己目前虎落平阳，郁郁不得志，只好苟全性命，忍气吞声。

高升搞不懂的是，在潘如君的履历中，还有几年当兵的历史。很多从军营出来的人都觉得那个大炼炉里的经历可以让自己终生受益，从这个吊儿郎当的年轻人身上，高升却丝毫感受不到那种军人气质。

他觉得潘如君倒能充当“漂一代”的代言人，他来无影去无踪，笑傲江湖，狂妄自大，恃才傲物，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当时的报业环境还不发达，竞争也不激烈。每逢世界大赛有出国的机

会，都是报社里的总编御驾亲征。说是出去采访，其实就是借机公费旅游。然后信手涂鸦，发一些前线专电，内容则不外乎是一些游记、评论而已。

1994年的世界杯，《体育金报》的总编徜徉在美利坚合众国，有一天突然从前线打电话回来，说今天身体有恙，让后方代劳替他撰写一篇游记。这个烫手山芋一来二去，就落在了潘如君的身上。

岂有此理，竟有此事？可怜的潘如君愤怒地认为这是一种极端官僚的体现，光天化日之下怎会有这种事情？再说，他又没去过美国，鬼知道那里是个什么天地？

无奈间，他翻出一本风景描写的语言集粹，连猜带编，绘声绘色，别出心裁地将异域的红灯区描写了一番。还没见报，这篇文章就在报社内部广为传阅了。阅读过的人无不心驰神往，流着口水夸潘如君写得好、写得妙。

总编回国之后，看到潘如君的捉刀之作，恼羞成怒，拍案而起，质问潘如君为什么要弄出这么一篇有伤风化的东西来损害自己的名誉。

潘如君则振振有词，说这种地方才是老百姓最感兴趣的。“本来我也不愿意写，可是他们都不接这活儿，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我又没写你嫖，你怕什么？又不是作政府工作报告，非要写得那么紧张严肃吗？”

总编一嘴都是主旋律：“我们正在改革开放，正在大力搞经济建设，美国虽然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文化，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麦当劳、微软电脑、别克汽车……这么多可以写的东西，你都不写，干吗非要写那种地方呢？”

潘如君玩世不恭地说：“你说的这些东西当然也不错，我也想写，但时间太紧，查资料也费劲。我又没去过美国，万一编得出了差错，脸可就丢大了。再说了，我也没总编您那么高的素养，我这号小人物，就对红灯区感兴趣。温饱思淫欲，食色性也啊！”

总编没想到潘如君年纪轻轻，却这么不着四六，还敢顶撞自己，他只能继续打着官腔：“我们是品行高尚的大报，要注意道德和品格。你这种方式 and 那些香港的八卦小报有什么区别？蝇营狗苟的地方只有乱七八糟的人才会光顾，你知道我的身份，我怎么可能光顾红灯区呢？我们的报纸是党的喉舌，不能给资本主义腐败提供宣传阵地。”

这番话让潘如君不再把眼前之人划入人类行列。他觉得这个总编就是在屁股上插着鸡毛掸子的癞蛤蟆——冒充大尾巴狼。

本来写这稿子时心理就不平衡，凭什么替你做嫁衣？现在可好，人家非

但不领情，还把自己臭骂了一顿。在这样领导的麾下效力，能有什么前途？

想起这些年在《体育金报》所受的种种委屈和不服，潘如君的肝火也旺盛起来：“小报怎么了？我就喜欢看小报。大报有什么了不起？难道他们的总编都是跑到前方不写稿，反倒让后面的人替他编吗？编完了还不满意，反倒倒打一耙，都他妈的什么玩意？”

总编气得浑身直发抖，连五官都挪了位。他张口结舌，噎了半天说不出话，一副野猪踩地雷的表情。此后不久，他随便找了个借口，把潘如君炒了鱿鱼。

潘如君哑巴吃黄连，有苦也无处说理。他咬牙切齿，离开了《体育金报》。

当时那些同事为了避嫌，都不愿上来跟他说话，只有高升把他送到了门口。潘如君暗暗发誓，一定要混出个人样，给那个瞎了眼的总编来点颜色看看。

潘如君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可贵的气质，那就是一种超强的反逆力，平常的人们都是碰到点挫折就萎靡不振，一蹶不起，但他却恰恰相反，越是有人要打压他、排挤他、看他的笑话，他就一定要像弹簧一样，被压制得越久，被打击得越厉害，越会激发出疯狂的能量。

愤怒出诗人。被《体育金报》扫地出门的当晚，潘如君在日记本上慷慨激昂地写下了一篇《宁肯当猴耍，也别再玩鹰》的文字：

如果说以前是在玩鹰，那今天我就是被人当猴耍了一顿。这几年，鹰没玩成，反倒被啄伤了眼睛，最终被人家耍得滴溜溜乱转，耍得满地打滚，颜面扫地。

若干年前，《体育金报》在我眼中，几乎就是体育媒体的革命圣地。现在，它在我眼里已经成了一堆狗屎。

圣地之所以是圣地，是因为从来没去过，如果一星期能去八趟，圣地也早就形同于你家楼下的菜市场了；偶像之所以是偶像，是因为你离他有十万八千里，如果成了同事，你也会发现他有酸臭的气息和酗酒的恶习，你也有机会对他来个穿裆而过。

生于尘世间的男人，没有几个不被人当猴耍过。真正的男人会在被耍之后抛弃自卑，迸发出超强的反逆力；真正牛的男人，宁愿被当猴耍上百次、二十次，然后可以在第二十一次，突然和对手来

个角色互换，从此变成了耍猴者。

以前太喜欢玩鹰了。玩鹰极易创造出一种虚幻的繁荣，但一不小心却会被啄瞎了眼睛。只有被人多当猴耍几次，才有可能经过自省自悟之后，慢慢从猴进化成人。

在从猴进化成人的过程中，需要和高手频繁过招，这样才不会在所谓的偶像面前束手束脚，才会逐步产生出一种“不过如此”的感慨，才会使心态逐步达到平起平坐的地步，才会在他的傲慢与偏见之间突然对其致命一击。

在《体育金报》的那些日子里，潘如君目中无人，特别清高，一向独往独来。无人共语，他就跟自己说话。

他是个文学青年，自诩读书破万卷。他还经常记读书笔记，不时整理些名言警句，激励自己，也从中寻找温暖。其中有拿破仑的箴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有人生格言：去留无意，看庭前花开花落；宠辱不惊，观天上云卷云舒。

还有一些算是暗喻他的人生哲学。世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得其时驾馭天下，不得其时蓬头而行。还有得道高僧的遗偈：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天涯。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离开《体育金报》时，潘如君又恶狠狠地在小本上写了八个字：道貌岸然，五毒俱全。潘如君认为：要干成大事，这是必须要牢记的厚黑学，但他也明白，性格即命运，终其一生，他也很难达到这种境界。

第二章

太阳报

辗转数月，潘如君投奔到了刚创刊的《都市报》旗下，当时收留他的就是怀之林。尽管不懂体育，怀之林和潘如君却颇为投缘。两人经常秉烛夜谈，华山论剑，漫谈人生，畅想未来。

与论资排辈的《体育金报》不同，树立大旗不久的《都市报》是个英雄莫问出处的地方。在这里，潘如君有如鱼得水之感。他以前未曾施展的武艺，都在这儿找到了发挥的空间。

很快，他又遇到了几个经历相同的文学青年。爱才如命的怀之林就在报纸上开了一个专版，专门刊登他们的专栏。

久而久之，从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得到灵感，潘如君就把这个六人团队命名为“桃谷六仙”。怀之林还力排众议，提拔潘如君担任体育部副主任。而赵子友在潘如君到来之前就当上了主任，毕竟他是《都市报》的创始级人物。

高升一直关注着潘如君的动向，每次在《都市报》上看到他妙笔生花的文章，高升都会替这个前同事高兴，他替潘如君庆幸，总算没把一身武功废掉。高升也觉得自己识人的眼光确实不俗，并不是每个领导都具备他这种“识荆棘于草莽”的大能耐。

当上《体育金报》的老大后，高升还特意找过潘如君，想让他卷土重来，和自己联手为《体育金报》重整旗鼓。高升知道，要想让《体育金报》这个老字号焕发青春，仅仅维持现状是不行的，必须进行革新和改造。经过这一番的人

生历练，想必潘如君的为人处世和业务水平都会成熟许多。

高升许给潘如君高官厚禄，还劝他“好汉也吃回头草”，但潘如君终究忘不了当初被一脚踢出门的疼痛，遂婉拒高升好意：“我已对未来有了更好的打算。”

“走吧，兄弟们，”开完编前会后，潘如君号召大家出去吃饭，“晚上我请客，都大吃一顿，最近辛苦了，好好补一下。”

随着报纸创刊，最近不断有全国各地的精英前来投奔，潘如君还特意从《体育金报》和《竞赛》挖了几个人。其中，他最看重的是《竞赛》驻羊城记者站的赵连英，此人在南粤一带行走十余年，号称“从不收红包，从不招妓”。

虽然赵连英还没从《竞赛》辞职，但却一直为《队报》写稿。是否加盟，他还在犹豫观望。

豪华大包厢内，潘如君连摆三桌宴席。刚一落座，他就询问赵连英：“你们总部有什么反应吗？他们看到《队报》的创刊号了吗？”

在潘如君眼里，赵连英简直就是块贞洁牌坊。这也源于对方吹牛皮的功夫。

不分各种场合地点，赵连英都会把他的道德水准吹嘘得一望无涯，唬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桃谷六仙一愣一愣的：行走江湖十余年，他能力非凡，交往的不是明星大腕就是巨商大贾，除了联合国的事他不爱管，剩下的事尽在掌握；他清正廉洁，秉持正义，拒腐蚀永不沾，从不编假新闻，从不收受红包，从不卖淫嫖娼。

赵连英摇了摇头：“《队报》在京都有卖的吗？我听说他们一大早就出去寻觅了，可问了好几个报摊，人家都没听说。他们可能又在网上找了找，但你们也没有电子版。”

潘如君身边的赵子友插话说：“京都不会这么快看到，大概要迟两三天，我们本来打算把发行网点在全国铺开，但费用太高，上面一直不批。”

潘如君又问赵连英：“都说国内假球盛行，到底有多猖狂？如果抓到证据，我一定朝死里整，你有什么猛料尽管拿来，这样才能快速提升知名度，打开销路。”

赵连英笑了笑：“其实没这必要，什么是假球？本身就很难界定，就是有人打假球，要想抓到证据也很难。人在江湖，大家都有碗饭吃不好吗？何